

粲然群星的深情礼赞

——评叶梅的长篇报告文学《粲然》

□王冰曦 刘川鄂



《粲然》
叶梅/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年6月

叶梅是从湖北恩施走出的作家，她以“少数民族”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介入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作品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真挚的民族情感，笔触清新温婉、内蕴深远绵长、风格浪漫瑰丽，既有女性的细腻敏锐，也不乏大气浑厚，兼有独到而深刻的叙事风格和艺术个性，在中国当代民族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叶梅的长篇报告文学的佳作《粲然》视野宏阔、主题积极、人物鲜活、文笔生动，是她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献礼之作。

书名《粲然》，源于物理名词“粲夸克”，“粲夸克”英文写作“charm quark”，其中charm的读音与汉字“粲”字读音相若，虽是不同语言的文字，却均有美好灿烂的含义。契合“粲夸克”这个词舶来的气质和微观物理粒子的独特魅力；

“粲夸克”一词与神奇的中国文化有神奇的联想。与《诗经·唐风·绸缪》中“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的“粲”字同，宛若满天繁星，星河灿烂，一片粲然。表明了中国第一部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产生，是几代科学家在这段历程中留下的辉煌印记。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群星粲然，寓意深长。

《粲然》是一部全景式展示中国顶尖物理学家与中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始末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特征，让作者笔下的那段过程也是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发展史。在尊重真实性的前提下，兼顾文学性表达，是作家构思和写作重心，也是考察这部作品是否成功的两个关键维度。

真实性体现在从居里夫人到梯格纳，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张文裕，到谢家麟、方守贤、叶铭汉，再到郑志鹏、陈和生、王贻芳、梁惊涛……每个人都如绚丽的水晶，不失原味地出现在这段历史中，通过优美质朴的文字，描绘了一幅艰辛探索微观世界的科学图景，让我们看到了在公共信息领域中常常被忽略的那些角落和人群，经历的波折和探索。作者向这些科学家们发问，得到了这个时代的启示。《粲然》中虽然没有展示太多修辞空间，却庄重严肃地记录个人、记录时代，见证历史。

其文学性在叙事的丰富和独立中，让人物的价值、人生的体验、精神的深刻在文字中绽放，增加了这段高能物理科学历程的社会含量和审美含量。文字的精准、巧妙是文学性的又一层体现。作者采用顺序的叙述方式，夹杂背景与国外高能物理发展的插叙，行文错落有致，结构严密。科学领域和文艺领域的内在逻辑和话语方式对这个世界阐释的核心逻辑从根本上是不同的。专业的物理概念与接受者之间，会产生巨大的鸿沟。叶梅用类似传记式的记叙方式清晰地串起了高能物理发展的时间线。

一个写惯了日常生活的作家，将物理学作为报告文学的内容，不禁让人担心内容是否太生涩，让人不知其味。书中经常提到，那个年代人们的特点就是吃苦耐劳、知足、有梦想，有一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派，而对比现在，更多的是“佛系”“吃瓜”“倍速生活”的态度。叶梅写科学，也是写人，科学背后是严谨而细致的理性世界，是只有一种答案的数字解读，更是国际社会竞相占领的标的；而人却能够在时代的洪流中翻滚，浪漫又有味道，复杂而精致。这部作品写人，写社会，写时代，作者竭力呈现每一个过程的起转承合，每个人贡献的点滴细节，线条清晰，细节生动。

作者历时五年，记录、采访、撰写了物理学领域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题材，让本生涩难懂的物理学概念成功“出圈”。与此同时，这也是一部很能展现叶梅老师写作特色的作品，细腻柔和却不乏坚韧，在物理与历史的动态联系背后，是理性的思辨力和感性的感悟力的融合，实现了报告文学在物理专业领域的大跨步迈进。叶梅将多年来在语言、叙事、审美观等方面的积累融于文字，以更为深刻的责任意识践行着她对科学、艺术、文学、国家和人的理解，探寻抵达真实的路径和新的可能性。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中国的报告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作家都保持了强烈的创作热情，在题材选择方面坚持独立写作和知识分子精神，广泛关注社会公共话题，如地震、疫情、灾难、洪灾、乡村、农民等。一些作品也突出了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这些关乎中国地域、时代记忆的报告文学作品，都留下了珍贵的印记和宝贵的财富。这部作品中粒子腾飞的情景，犹如漫天星辰，深邃又充满魅力，见证科学与艺术融合的光耀瞬间，迎头对冲，火花四溅。是当代中国文学书写和赞美科学、科学家故事的又一力作。



《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
苗炜/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这是一串繁华背后的伤心故事，也是当代都市男女的精神图鉴。消费时代，都市中产的生活光怪陆离：电台主持人、编剧、心理医生、大学教授、公司老板人……每位主人公都有钱有闲有文化有品位，外表光鲜亮丽，然而灵魂背面那些躁动与不安，以及可能瞬间归零的身份地位，似乎又是他们难以摆脱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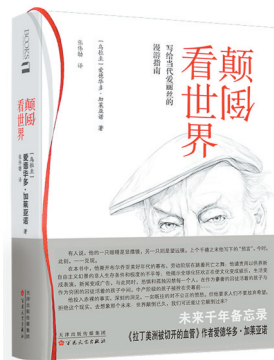
《跑步集》
李敬泽/花城出版社/
2021年9月

《跑步集》收录了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近年来关于文学艺术各类评论、序跋、随笔和对话，文章中既有中国文学艺术前沿问题的探讨，有中外当代重要作家的评述，也有对近年来文学现象的细致剖析，见解独特，文采斐然。写作与阅读若能“去我”，将进入广大无边的世界。文学就是要对各种像星辰一样散落在天上的事情，全都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幅美妙的星图。



《法国文学讲演录》
郭宏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

《法国文学讲演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名家郭宏安先生的首部文学讲演录。近40年来，作者在多所高等院校进行法国文学讲座，由此精选出10篇讲稿，汇编成书。书中讨论了蒙田、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等名家及其名作，皆以简洁质朴的文字，深入浅出的方式，极为鲜明表达了作者对于法国文学特点与发展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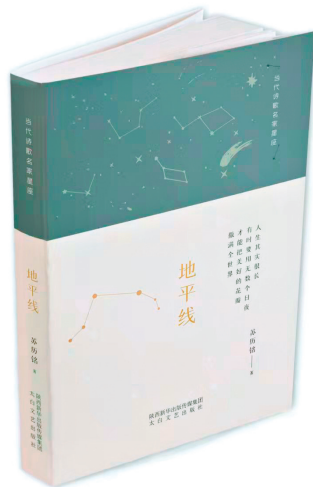
《颠倒看世界》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

21世纪前夕，迎接新千年之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写下本书，为我们描绘出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景观，揭露那繁荣景象下的荒唐怪诞、颠倒错乱。

无限敞开的诗歌版图

——评苏历铭诗集《地平线》

□徐晓



《地平线》
苏历铭/太白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

诗集《地平线》是诗人苏历铭21世纪以来的诗歌精选集，这部沉甸甸的诗集既承载着诗人20年来的诗歌履历，也见证着诗人一路走来的人生轨迹和心灵历程。苏历铭的诗歌写作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几十年来，他从一个激情飞扬的青年诗人成长为睿智成熟的优秀诗人，其笔耕不辍的诗歌写作之路走得愈发稳健自如。

苏历铭亲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潮和大学生诗歌运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远赴日本留学，远离中国诗歌现场，21世纪后从事投资银行和股权投资的经济工作，其写作一直忠实于内心，对现实生存世界进行深刻的洞察，以诗歌的方式来反观、体察和审视自己的生活、工作及所处时代。

在诗集《地平线》中，诗人苏历铭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干帆过尽之后，总是将最深沉的凝视落在那一方最特别的土地上——故乡佳木斯。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父母亲人，都在诗人真挚细腻的笔端化作浓浓的思念，涓涓细流般流淌在字里行间。

而当诗人真正地踏上那片故土的时候，却发现此“故乡”并不似记忆中幼时那个亲切的故乡，一切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曾经的心灵寄托和情感归属已不复存在，返乡的喜悦中竟意外添了杂质，更多的是物是人非的复杂愁绪。

最能体现这种伤感之情的

诗歌莫过于《故乡》一诗，开篇几句便奠定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盛夏的天空/阴云笼罩在平原的上空/童年的瑰丽星光浸泡于冷雨之中”，随后诗人对故乡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徐徐展开：“当年的树苗已经长大成林/旧居被铲车推平/藏在烟筒下的信封了无踪影/油坊胡同的消失让我总想放声大哭/一起忘记回家的儿时伙伴/有人已埋入泥土”，如果说空间环境所发生的改变只是城市化进程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结果，让人不得不感叹淳朴的乡风/乡情的无情消逝，而一起玩耍的儿时伙伴离世的残酷事实则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一样横亘在故乡上空，令诗人不忍面对。而如今的故乡剩下什么呢？“这座城市只剩下熟悉的名字/街道和楼房，与别的城市基本雷同/商家的促销手段，饭店的空空海鲜/以及破旧出租车粗野穿行的噪声/时时把我淹没”。

苏历铭对故乡的抒怀并不是一味地进行赞美的追忆和咏叹，而是始终以敏感的触觉来感受现实中发生的变化，道出了人类共同的返乡经验——“我们一直在返乡的路上/却离故乡越来越远”（《龙头戏台》）。如果故乡也消失了，那么人类的乡愁何以寄？答案或许正如诗人在《诗歌是别无选择的热爱——答〈吉林大学校报〉秦亦姝提问》所表达的那样：“现在，更多时候我把自己的心灵当成故乡，返乡距离的远近取决于是否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回到内心，就是回到故乡。”

苏历铭的都市现代性体验是繁复多义的，他总能以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择取、传达与再现，“在水声里我穿越酒店的大堂/把我无关的事情，重新关在金碧辉煌的盒子里”（《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里喝茶》）。诗人始终在历史的和现实的探索中，关注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遭际和处境，都市被诗人赋予了象征性意义。

现代社会触发了诗人特有的灵魂深处的孤独感，因此格外渴望心灵的休憩和身心的归隐：“怀疑自己前世是一个出家人/不同江湖的世事，只在寺院里/安放柔软的心”（《香山脚下》）。

都市作为现代生活的重要表征，容纳着无数碎片化、瞬时的社会生活剪影。

苏历铭擅长从生活的细微处捕捉即时的灵感，敏锐地提取其中的诗意成分，自省与温情是其诗歌中不变的底色。在诗集《地平线》中，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是诗人着力表现的对象，诗人创作于2009年的《陆家嘴绿地》，便书写了现代人身在都市既安于享受其先进的文明成果又深感焦灼无力的两难境地。“现在的陆家嘴绿地/在高耸云端的群楼中间/变得相当渺小”“我的绿地，在栅栏的禁锢中/像一个无期徒刑的罪犯”，曾经风景秀丽的绿地如今被高楼大厦包围，已经丧失了原初的本真模样，并且仍旧持续不断被高空的钢架所围剿，为工业文明的建设牺牲了其天然的天性。

苏历铭的都市现代性体验是繁复多义的，他总能以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择取、传达与再现，“在水声里我穿越酒店的大堂/把我无关的事情，重新关在金碧辉煌的盒子里”（《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里喝茶》）。诗人始终在历史的和现实的探索中，关注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遭际和处境，都市被诗人赋予了象征性意义。

现代社会触发了诗人特有的灵魂深处的孤独感，因此格外渴望心灵的休憩和身心的归隐：“怀疑自己前世是一个出家人/不同江湖的世事，只在寺院里/安放柔软的心”（《香山脚下》）。

我要把现在一直延续下去
散淡成乡村的懒汉，让日头
照耀自己
坐在村子的土路上
看谷穗一点点地低头，沉甸甸地，靠近泥土
——《现在》

远离世俗的喧嚣，归隐田园是苏历铭在诗歌中一直坚守和追寻的情怀，在《火车的旅行》中有着典型而具体的体现。“我选择不知名的小镇下车/走向质朴的场景之中/清洗都市的尘埃/我要遇见的陌生人祝福/告诉他们，我来自铁轨的另一端/如果有人把我当成亲人/我会留下来，一个假期/或是一生”，诗人将这次奇妙的旅行当作一场逃离，寻找或抵达，这必然是一趟诗意之旅。

“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株株麦子/始终不离不弃/一起青，一起黄/一起倒下”（《麦地》）。这些来自灵魂深处最真切最朴素的声音，是诗人对自然界和现代社会的感悟和省察，更是情感的真挚流露。

苏历铭与生俱来的敏感、温和、内省的气质，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丰富深厚的文化素养，使他的诗歌蕴藏着无尽的阐释空间。在他所构筑的这个无限敞开的诗歌版图中，那个远方——属于他的“地平线”，他终将抵达。恰如他在诗歌中的自白：“他没有虚度年华/他在物质的诱惑里始终坚守精神的秘密”（《西单路口》），这既是苏历铭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其诗歌写作最精准的评价。

一部填补伊玛堪研究空白的学术著作

——评《赫哲族伊玛堪音乐艺术研究》

□黄澄

赫哲族伊玛堪历史悠久，世代传承。它以“山水文化”为背景，以“渔猎文化”为基础，是用赫哲语说唱的，反映民族历史文化的民间文学，是活的口碑历史和百科全书。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伊玛堪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哈尔滨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赵薇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任远合著《赫哲族伊玛堪音乐艺术研究》一书近日在北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根据大量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运用人类文化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音乐学、民间音乐学等学术视角，对伊玛堪音乐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填补了伊玛堪研究领域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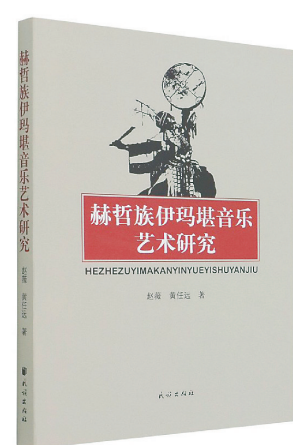
该书的作者之一黄任远曾在同江赫哲族地区生活和工作25年，长期搜集赫哲族民间文学，尤其对伊玛堪进行了考察，口述笔录，并录了音，制作成光盘保存，还用国际音标记赫哲语，用汉字记下了伊玛堪代表作，为这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评论家认为该书的主要特色是：第一，对百年伊玛堪音乐采集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分别分为开拓期、确认期、抢救期、保护期。作者认为伊玛堪音乐具有“仪式、歌手、伴奏”三元理论结构模式。仪式是民间音乐的平台，歌手是民间音乐的主角，伴奏是民间音乐的要素，三者互相关联，缺一不可，这是伊玛堪民间音乐的首要特色。第二，作者认为曲调是伊玛堪的灵魂，是赫哲族音乐文化的代表。书中对莫日根（英雄）调、阔力（神鹰）调、叙事调、悲调、喜调、玛发（老头）调、打仗调、打猎调、叉鱼调、萨满调、思恋调、赫尼调的旋律、调式、音阶、节拍、节奏、乐节、乐句、乐段进行了详细分析和研究。

第三，分别对六位著名伊玛堪歌手吴连贵、葛德胜、吴进才、尤树林、葛长胜、尤金良的伊玛堪专用曲调进行说唱特点和曲调音乐的分析，列举了伊玛堪唱段，对其曲调、衬词、乐句、旋律、音乐元素、音乐节拍、结构图式等进行了分析。

第四，从多学科视域和角度深入分析了伊玛堪的原生性、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内容特色；分析了伊玛堪的口传性、即兴性、变异性、随意性传承特色；分析了因斗利（形容）、比喻、口语化、唱着说、押头韵、腰韵、尾韵等艺术特色；分析了旋律、调式、音阶、节拍、节奏、乐节、乐句、乐段等音乐结构特色。

综上，这部书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一部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有利于伊玛堪保护和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



《赫哲族伊玛堪音乐艺术研究》/赵薇 黄任远/民族出版社/2021年3月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视频号